

第二十三章 那座涼沁沁的皇宮

書名：《慶餘年》 作者：貓膩 字體：+大中小-

東方已經紅遍了天，太陽緩緩從貼著地麵沒睡醒的雲朵裏升了起來，照耀在京都最宏大的建築群上。皇宮的外牆顯著比那天空還要赤紅的顏色，平靜而恐怖地注視著麵前廣場上的人群。範閑也是這些人中的一位，他看著高高的宮牆，以及牆下方深深不知終境的門洞，覺著這黑洞洞的地方像極了怪獸的嘴，無法控制地產生了一絲緊張。

範閑與這個世界上其他的人一樣，麵對著眼前莊嚴的帝權象征，仍然會感到敬畏。但是敬畏並不代表順從，也不代表著不反抗，這又是他與其他人不一樣的地方。宮門的侍衛檢驗過眾人後，略帶一絲自傲地點點頭，範閑一行人才老老實實地走了進去。

今天是節禮日，宮中有旨，傳八品協律郎入宮。旨意是昨兒個到的，範府忙了整整一宵，才擬定了進宮的人數，範建自然是不會去的，司南伯府裏女眷又少，所以京都範氏大族裏其他幾個府上的遠方親戚，都來自告奮勇。

範閑哪裏見過這等熱鬧，範建冷冷地止了眾人的念頭。最後定下來，隨範閑入宮的，就是柳氏與範若若，再加了兩個隨行的老嫗，這兩位老嫗當年都是澹州祖母那年頭的老人，對宮裏的規矩清楚得很。柳氏這次肯隨範閑進宮打點，有些出乎範閑的意料，因為他知道柳氏雖然一直沒有扶正。但實際上小時候與宮中的那幾位貴人一直有來往，情份與旁人並不一般，若有她在身邊，範閑此次皇宮之行，恐怕會順利許多。

輕微又顯嘈亂的腳步聲回蕩在安靜的門洞裏。門洞極深，初升的斜陽也隻能照見一半的地方，另外一半格外幽暗，一道冷風從宮牆裏突然吹了出來，讓眾人的眼睛有些睜不開。這入九月的天氣。竟是頓時有了些深秋峭寒的味道。

範閑不易察覺地摸了摸自己的腰帶，摸到了那幾粒比黃豆還要小許多的藥丸。心中稍安。知道入宮檢查格外嚴格，所以離府前，他就將自己的暗弩與匕首都藏在了屋內，但是五竹叔的那次訓話讓他印象極為深刻，所以哪怕是在照理論講世上最安全的皇宮裏，他仍然讓自己多準備了一些保命的法子。

“嗒嗒，嗒，嗒。”人是一種很奇怪的動物。人們則一種很奇怪的群體。在安靜的宮牆之下行走著，一行六人的隊伍的腳步聲竟然漸漸統一了起來。同一時落地，同一時抬起，隨著領頭的小太監，像是同時拔著四弦琴，發出同一個單調的音節。

範閑心頭湧起一股不適應，強行頓了頓，讓自己的腳步與其他人錯開，宮牆之下的步調一致頓時被打破了。他輕輕拉拉妹妹的衣袖，低聲說道：“我有些緊張。”

範若若莞爾一笑，想給他一些鼓勵。前方的小太監卻是別過頭來，眉頭緊鎖看了範閑一眼，似乎有些不滿意。柳氏皺眉輕聲道：“宮中不比其它地方，說話小意一些。”

小太監長得並不漂亮，愁眉苦臉的，聽見司南伯夫人這般說，頓時覺得自己也有了光彩，這是哪兒？這可是皇宮。範閑苦笑了一下，沒料到柳氏接著微笑說道：“不過也不用緊張，這宮裏我打小便來，那時節還是洪公公任太監頭領的時候，這一晃，沒想到都是些小孩子在宮裏服侍了。”

聽見這話，前麵那個小太監不敢拿派了，趕緊佝著身子往宮裏走，本以為是接幾個土包子進宮，哪裏知道原來是熟人串親戚。

皇宮極大，長長的城洞之後，迎麵便是一大片青石所就的廣場，讓人頓生豁然開朗之感。初晨照耀在太極宮正殿的屋頂上，黃色的琉璃瓦反射出奪人眼目的色澤，殿下隔著數丈便有一大圓柱，殿有長長的石階如一條通往天河的白玉路，看上去十分莊嚴。

範閑眯眼看著眼前的建築，心裏湧起一種荒謬感，其的懷疑自己是不是來到了故宮博物院。也許是這種荒謬感衝淡了他心中的緊張和對陌生宮廷的一種隔膜感，這之後的行程裏，範閑終於回復了自然的神態，有些像初入範府時那般，滿臉微笑，四周打量著在宮牆下低頭行走的宮女太監，偶爾抬頭看看遠處探出的簷角卻不知是哪座宮，不知那宮裏住著哪個人。

他的神情全數落在同行看的眼中，小太監搖了搖頭，柳氏的唇角卻浮起一道若有若無的微笑，她心裏想著，這位

大少爺，果然是個天不怕地不怕的性子。

今日入宮的主旨很簡單：宮裏的娘娘們想看看，馬上就要娶晨兒的範大才子，究竟長得什麼模樣。

雖然目的簡單，但過程特別複雜，所以範府眾人早早地就起了床，漱洗打扮，趕著宮門開時就進了宮，然後在一處角房裏候著，等著宮裏哪位娘娘的傳召。被召見的人可以等，宮裏的娘娘們可是不樂意等人的。

因為起得太早，所以範閑坐在那角房裏，喝著宮裏的好茶，依然有些犯困，精神大是不佳。柳氏看了他一眼，微笑著站起身來，對宮裏迎著他們的那位公公說道：“侯公公，許久不見了。”說著這話，手底下又是毫無煙火氣地一伸手指，銀票便遞了過去。（俺就喜歡毫無煙火氣，嘖嘖）

範閑偷偷瞧著，唇角一翹險些笑了出來，自己這位姨娘手段，果是被父親熏陶出來的，全靠銀票開路打人。

誰知那位侯公公卻是麵露為難之色，恭敬說道：“範夫人，您這不是打老奴的臉嗎？您與宮中幾位主子當年可是一路長大的，老奴哪敢在您這兒討飯吃。”柳氏聽著這話忍不住笑了起來：“這是賞你的，又不是買你什麼，還怕誰說去？”

侯公公嘿嘿一笑，臉上皺紋擠作一堆，輕聲說道：“知道您今天進宮，那幾位主子斷沒有讓您在這等太久的道理，您放心吧，隻是這天時太早，隻怕各個宮中還忙著洗漱，略坐一坐就好了。”

範閑耳尖一動，發現這老太監稱呼柳氏用的範夫人，看來宮中對於柳氏扶正一事，早有傾向。又聽著各宮還在晨洗灑掃庭院，他本來就覺得起得太早，來得太早，聽著這話，不由苦笑了一下。

好在侯公公沒說錯，司南伯讓柳氏陪著入宮果然英明，早朝還沒有開始，範家三人就已經入了後宮，二位老嫗嫗被招待在外麵，反正也有好茶好水，當年也是入慣宮的老人，自不會嫌無聊。

...

首先去的是宜貴嬪那處，這位貴人乃是本朝三皇子的生母，母倚子貴，所以從才人升了貴嬪。範閑規規矩矩地行禮，然後聽著一個溫柔的聲音：“起來吧。”

這位宜貴嬪生得素淨，不過也隻有素淨二字而已，完全沒有範閑想像中的麗不可言。大大出乎範閑意料的是，柳氏竟是雙眼微潤看著宜貴嬪，二位婦人矜持一禮後，競是顧不得禮數，牽著雙手，相看無言。範閑將疑惑的目光投向妹妹，若若滿臉平靜，卻根本毫不驚訝。

聽了會兒說話，範閑才知道，原來這位宜貴嬪竟然是柳氏的堂妹！

範閑心頭無比震驚，這才知道原來柳家竟然根基如此深厚，幸虧自己入京之後執行的綏靖政策，而柳氏待自己也算溫柔，不然雙方真起了衝突，還真不知道誰死！

“你也老不進宮來看看我。”宜貴嬪拭去眼角淚花，埋怨道：“都已經四年了，你也忍心將妹妹一個人丟在這宮裏，前幾次好不容易請了旨，召你入宮陪我說說話兒，哪知道你竟然不肯來，真是鬱死我了。”

柳氏臉上閃過一絲黯然，半晌沒有說話，緩了陣才輕聲說道：“怪我，都怪我。”

她沒有看範閑一眼，但範閑卻看著柳氏略顯瘦弱的雙肩，眼中閃過一道異色，他聽著宜貴嬪說的四年，非常敏感地想到了澹州的那決刺殺事件，依照父親的說法，這次刺殺事件柳氏隻是個替罪羊，真正的幕後黑手，是宮裏最為“高貴”的那兩個女人柳氏四年不進宮，難道就是因為這個原因。

“以後我會常進宮來看你的。”柳氏溫和地笑了笑，牽著宜貴嬪的手，“今兒不是來了嗎？”

宜貴嬪轉悲為笑，輕聲數落道：“要不是你們範家的大少爺娶宮裏最寶貝兒的那丫頭，我可不指望能見著你。”她轉向範閑這方，溫柔問道：“你就是範閑？”

範閑趕緊站起身來，清逸脫塵的臉上堆出最溫厚的笑容，一拜及地：“侄兒範閑，拜見柳姨。”

這話很不合規矩！宮女和太監都楞住了，柳氏也有些愕然，心想我又不是你親媽。但範閑厚顏無恥地亂攀關係，顯然很投厭煩了宮中規矩的宜貴嬪胃口，這位貴婦看著範閑眉開眼笑：“果然是個好孩子。”

[上一章](#)[回目錄](#)[下一章](#)

CopyRight © 2010-2019, quanben-xiaoshuo.com All Rights Reserved, Powered By 全本小說網